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七真因果傳 第十七回 戲喜紅定計脫身 難渾然當真盤道

心境原來要朗明，莫因一事誤平生。昔年普被假人騙，今遇真人認不清。

話說譚長真見顧裕豐有幾分善氣，意欲開化他，誰知顧裕豐不等他開口就先說：「道長不必多言，你們那些話我是聽厭煩了，即使你說了，我也不信，我是被你們哄怕了，那有甚修行人，依我看來，盡是苟圖衣食之輩。」說罷，竟入內去，再不出來。譚長真聽了這些話，把道門說得全無道氣，有心丕振宗風，抬頭一望，天色已晚，他就在莊門口打坐，到了天黑時候，那些莊漢催逼他走開，提了一桶冷水，依門口潑濕，將門開了。

譚長真見他們如此作惡，便不到他門前去，即於路旁打坐。是夜天又下雪，堆積尺餘，天明之時，那些莊漢出來一望，見譚長真坐在露天壩裡，周圍白雪堆積，奇怪的是竟然身邊毫無片雪，即報與裕豐得知。顧裕豐聞言，親自出來觀看，走進他身邊覺得熱氣近人，知是有道之士，即請他入內待以客禮，說道：「非我不信道，只因道門無好人，便您老人家這樣苦志修行，誰不尊敬？我今願供養你，就在我家中住下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八年，我都喜歡。我明日選一個良辰，要拜你老人家為師，不知您老人家可應允否？」譚長真真要開化他，今見他略起信心，猶未大於敬信，如何不允，於是點頭應允。顧裕豐大喜，即命家僕在後面打掃一間房子，即請譚長真入內，打坐恭玄，每日齋茶齋飯，供養不缺。又使丫發喜紅常與譚長真端湯遞水，真乃道真德貴，妙理無窮。

光陰迅速，經過大半年，不見顧裕豐來求道問理，揣他心意是好道並不是學道，欲使人受他供養，替他造福，替他修行，他卻享受現成福德。譚長真識破這個機關，便不願在他家受供養，屢次告辭欲行，顧裕豐苦苦相留，那裡肯放他走，反吩咐家中人等小心看守。故此譚長真連走幾回，都被他們留下來。譚長真因為走不了，便想出一條妙計，必須如此方能走也。不一會喜紅送茶來，譚長真故意將她手腕捏一把說：「你這手兒好白淨呵，令人愛煞！」喜紅臉上泛紅，勉強答曰：「自得如漆一般，師傅休得取笑。」說畢，便往外走。竟到上房說與顧家娘子得知。這娘子即對丈夫曰：「譚師傅調戲我們的丫發，也非正經修行人，可使之去。」顧裕豐聞言不信說：「這是喜紅不耐煩服侍他，故造成這些浮言。」娘子見丈夫如此說，反將喜紅罵了幾句，喜紅不敢再言。

過了兩日，顧裕豐見喜紅與譚長真送茶去，他卻跟在後面，窺其動靜，果見譚長真挪住喜紅的手，笑容可掬，說道：「你這手兒如玉之白，似綿之軟，真愛煞人也！」裕豐在外一聞此言，心中大怒，便要趕他出去，又想他曾屢次欲走，是我再三相留，今又逐他，顯我不仁，不如寫幾句話兒貼在壁上，等他看見，他要知趣，定自然去，我只吩咐手下的人不必攔擋他，便是好主意。不表顧裕豐暗裏鋪擺，又說譚長真次日坐到早飯後，不見喜紅送茶送水，如是計已靈用，即走出來一望，見門上貼著一張紙帖兒，上寫著四句話曰：

西風晝夜飛雪花，冷坐蒲團形影斜。

休羨今朝手似玉，迴思曩昔身如蛙。

譚長真看罷，笑了一笑，走進房內，見桌子上有筆墨，取筆在手，復出外來，向他紙帖上也寫了四句話，寫畢，入內收拾單行，一直跑出堂前，連叫了兩聲謝，無人答應，逕出莊門向南而去。游了兩年，始往北還，此是後話不表。又說顧家那些奴僕，因主人曾吩咐譚長真出來不須擋他，盡他自去。因此見譚長真出來，都各迴避，待他走後，才報與主人得知。顧裕豐聞言，來在後面。見他原紙帖上添了四句話在尾後，你道那四句？

休言雪月與風花，心正豈愁形影斜。

不說喜紅手若玉，此身定作井中蛙。

卻說顧裕豐見了這四句話，方知譚長真調戲喜紅是脫身之計也，磋歎不已。此話不講，又表王玉陽自大魏村與眾道友分離之後，游到房州地方。這房州北路有位官人姓姚名崇高，曾做過新安游府，因看淡世情，告職還鄉，樂享田園。生平最是好道，見了出家人就如遇親人一般，管他有修行無修行，都要談敘一番。他附近有個「遇仙觀」。觀內住持也是道家，凡去來僧道，常在觀裡留宿。他曾預先囑咐觀主，凡有修行學好之人，必通知於我，觀主應允過了。

一天，來了一位不僧不道的修行人，自稱有道之士，常在人前賣弄神通廣大，說他有九十六歲，曾遇著張三丰數次，又會過呂洞賓幾回，達摩是他師傅，濟顛是他良朋，也會坐工一兩天不倒單。那日來在遇仙觀，說了些度人無量的話，觀主聽了入耳，問他姓名，他言號叫渾然子。觀主即引他去見姚老爺，一見面，他就說和尚是色中餓鬼，道士是氣中魔王，也成不了仙作不了佛，要像他這個樣兒，能把萬事看破，一塵不染才算當真修行，向他習道者要活幾百歲。姚嵩高聞聽此言，心中大悅，便拜他為師，留在家中供養。那老兒說話全無避諱，句句鄙薄僧道。其時遇仙觀的道人在側，聽見他談論僧道，心中不服，暗想：這老兒好不懂事，我好意推薦他來受供養，他全不顧人顏面，當著我就謗毀僧道，不知但揭房上瓦，且看簷下人。他只圖姚老爺尊敬他，卻把我們來輕賤，必要另尋一個會打坐的人來，把這老兒鄙薄一番方遂我心。想罷，即辭了姚老爺，回到觀內。

過了幾日，恰好王玉陽來投宿，觀主見他氣宇瀟灑，必是有道之人，又見他終日打坐，精神爽快，要駁倒那老兒，非此人不可。欲與他說明，恐他不去，心生一計，即對玉陽說：「姚老爺家內來了一位大修行人，能生十餘日不倒莊，我欲同道友一路去訪他一訪，不知道友意下如何？」王玉陽聞言甚喜，遂與觀主同至姚府。門公即進內通傳，姚嵩高親自出來迎接，同到客廳待茶。未及言談，忽見一個白頭老人走將進來，王玉陽將他一看，這老人生得粗眉細眼，鼻仰顧高，唇齒掀露，面方耳長，略施幾根鬚鬚，頭披幾根白毛，便個老婆子形。走進來，在上面椅子上坐下。觀主即與王玉陽講這位老先生便是我對你說的那位大修行人。王玉陽聞言，即上前與他見禮。那老兒昂然不動，把王玉陽全不放在眼裡說：「你這道友，或是栽花，或是插柳？」王玉陽茫然不解，未及回答，那老兒又問：「你可有了妻室麼？」王玉陽只覺他問些俗話，便隨口答曰：「妻室倒有，如今拋別在家內。」渾然子呵呵大笑曰：「枉自你出家一場，連這幾句話都不知，我與你講，栽花是少年出家，插柳是中年出家，問你有妻室。是言可得了真陰消息嗎？你答我以世俗之語，是不知道也。若再問你懷胎之事，你更不懂。」

這渾然子當面羞辱人，王玉陽倒不介意，怎經得觀主臉上早已失色。王玉陽見觀主臉兒羞得通紅，不得不辯論幾句，大家顧一顧體面。乃笑而問曰：「適才老先生言說真陰，這真陰果係何物？又說懷胎，但不知胎從何處而結？所懷者又是何物？」渾然子一時答應不出，啞然笑口：「玄機不可洩漏，豈可與汝輕言？」觀主見那老兒強言，如他不曉，便對王玉陽曰：「道友只管請來，量他不知，不要問他。」但不知王玉陽講些甚麼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屢次誇大口，一問答不來。